



情歌荒茫
文学系列
09

花与时光同眠

别脱我马甲 著
BIETUOWOMAJIA



Dreaming flowers in time.

也许
每一个女孩
都是一朵骄傲的花
而花朵的宿命是
有多大面积的阳光
背后亦会有
相应的阴影



花火年度
超级虐情作者
别脱我马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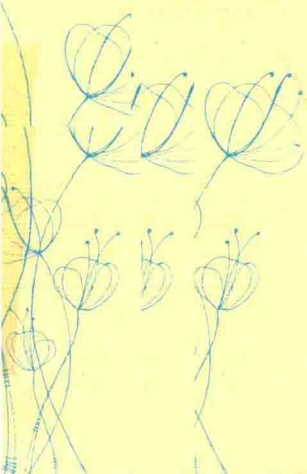
晋江神秘大神
身披马甲重磅打造

他不是王子，她是她的敌人
而她却永远无法抹去他或者逃离他

或许，敌人之间的恨
是世间最隐忍的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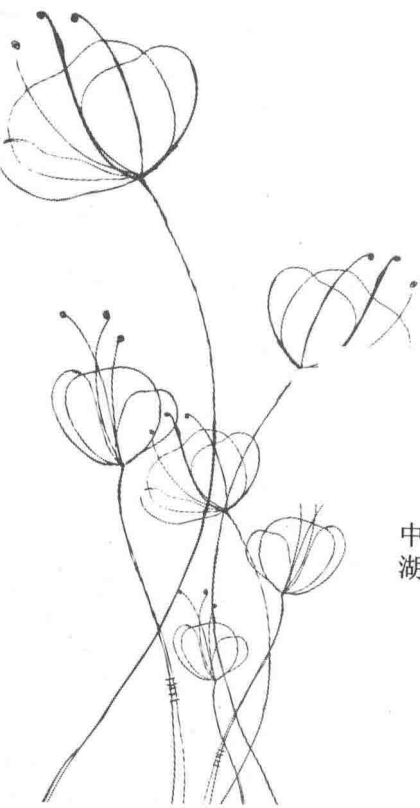
你我每一次的相遇
都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劫难
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花与时光同眠

别脱我马甲 著


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与时光同眠 / 别脱我马甲著. -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
2011.7
ISBN 978-7-5438-7694-1

I. ①花… II. ①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55173号

出 版: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湖南人民出版社
(地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)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16

字 数: 369000

印 张: 18

出版时间: 2011年7月

印 次: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人: 谢清风

责任编辑: 胡如虹

出版统筹: 李晶晶

特约编辑: 王晓楠

封面设计: 许 静

ISBN 978-7-5438-7694-1

定 价: 19.80元

发 行: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(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)

联系电话: 010-64426679

邮购热线: 010-644218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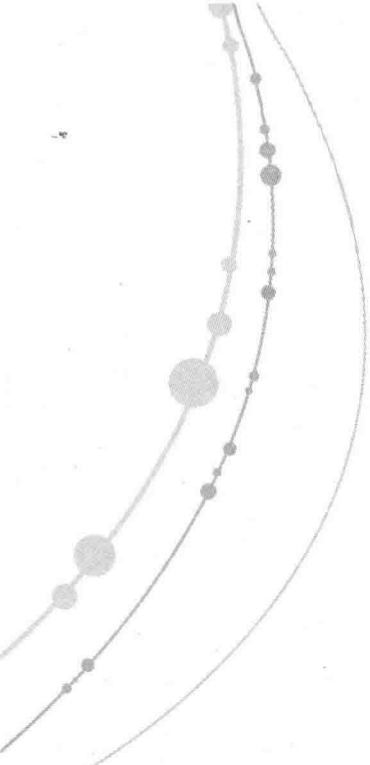
传 真: 010-64427328

公司网址: www.yongsibook.net

投稿邮箱: tougao_qc@yongsibook.net

CONTENTS
目录

001		<i>wedges</i> 楔子。
007		<i>chapter1</i> 世界是个圆圈，兜兜转转又回来了。
027		<i>chapter2</i> 颜华阳是细云的劫，一生躲不了的噩梦。
041		<i>chapter3</i> “景铭，我愿意。”细云遇见了第二个颜华昭。
053		<i>chapter4</i> 只是幸福太短暂。
063		<i>chapter5</i> 俄罗斯之行。



<i>chapter6</i> 生活是一张网，颜华阳撒下的命运网。	073
<i>chapter7</i> 爱情保卫战，只是不够勇敢。	083
<i>chapter8</i> 原来，她和景铭都卑微到尘埃里去了。	093
<i>chapter9</i> 景铭说：“爱是一件大事，却也只是一件小事。”他试着放开了。	103
<i>chapter10</i> 人生是不得已，是不得已的错过。	1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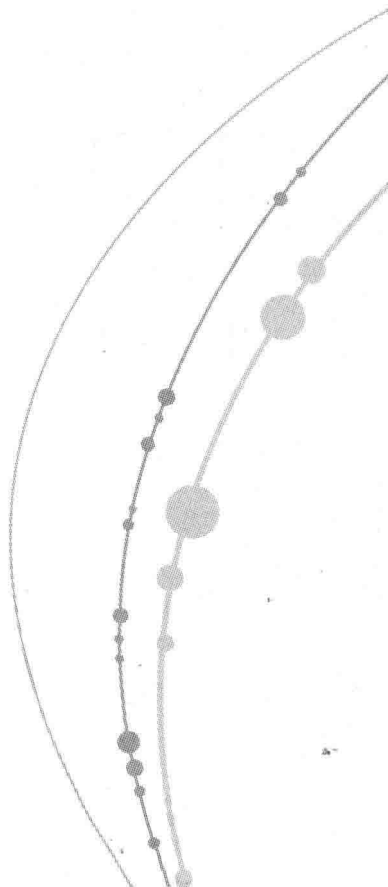
125 *chapter11* 细云只是服从，只是听话。

137 *chapter12* 时间是一点点磨掉的，一些东西在悄然变化。

147 *chapter13* 定要逃脱颜华阳，他得不到自己的心。

157 *chapter14* 有人复仇来了。

169 *chapter15* 细云只是累了，不是爱上人渣男。



chapter16
老天竟然在帮颜华阳。..... 181

chapter17
细云已经有了选择。..... 193

chapter18
景铭错过细云只是一刹那。..... 203

chapter19
痛苦久了，就幸福了。..... 2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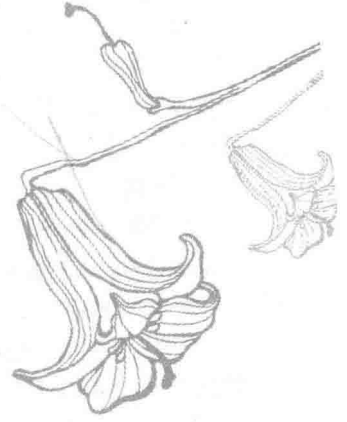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20
颜华阳绝对够人渣。..... 227

chapter21
又出现的危机。..... 241

chapter22
烟消云散，同他温暖地过一辈子。..... 255

end
尾声 267





细云梦到十八岁那年，她在一个气味很难闻的房间里，周围全是嘈杂的声音，很多穿白衣服的人在奔跑，在说话，她被一个穿着粉色制服的小姐使劲往后拖，她的双手被人从那个男人身上掰开，她大叫，手上的鲜血染红了视野里的所有东西……

“爸爸。”

两只像熨斗一样的东西按在了床上那个男人的胸前，医生命令一下，男人的身体弹动了一下，却没有睁开眼睛……又是一道命令，又是一下弹动……

刺耳的声音响起，再也没有停歇。

所有人都摇头，她张皇地睁大眼睛，而爸爸却仍然安静地躺在洁白的床单上，静静地……吝啬地不肯对她动一下手指……

绝望伴随着疼痛迅速蔓延开，她控制不住地发颤，她觉得冷，最终不得不蜷缩成一团蹲在了地上。

她捂住了耳朵。

“四点三十分，宣布死亡……”

“爸爸……”撕心裂肺的叫声，她挣开护士的手趴在他的胸前，耳朵里再也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，她想起那个如同深冬般寂静的夜，爸爸带她去算命。在一个樱花如雪纷落的院落里，那个长着很长白胡子的老头温和而淡然地从嘴里吐出八个字：红颜薄命，一生孤苦。

“爸爸……这是什么意思啊……”回去的路上，她坐在爸爸怀里，拉着那个男人的手，脸上的笑容像是一弯月牙儿……

男人抱起她，就那么看着，五岁的小女孩，一派天真单纯，那嘴角的笑容，如花灿烂。他看着，眼睛眨了眨，两滴滚烫的眼泪落在她的掌心。

她疑惑地伸出手指点了点含进嘴里：“爸爸，是咸的，你的眼泪是咸的。”

男人抓住她的手，哽咽道：“细云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你的命格，为什么是这样……老天为什么会这么对我？夺走我的老婆，连女儿，也是这样的命运……我究竟造了什么孽，要这样对我……”

她犹不自觉地呵呵笑着，天真烂漫，不谙世事。

红颜薄命，一生孤苦。

这八个字每次在她人生中出现时都像是一种诅咒，妈妈生她时去天堂了，爸爸扔下她跳楼死了，还有之后的种种磨难，想着，就像有人拿刀在刮她的心，一刀一刀，扎在最深最柔软的地方……疼，好疼……

细云睁开眼睛，梦醒了。

睁眼后，下意识地擦眼角，却是干的。开始那一年，在这里面哭了太多次，流了太多眼泪，这个动作，几乎已经成了习惯。习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，习惯哭，更是一

件很可怕的事，这个地方，没有人安慰你，没有人同情你，更没有人可怜你。

只会哭的弱者，是不允许存活下来的。

因为这个地方是——监狱。

天渐渐亮了，外面的景致朦朦胧胧看得并不清楚。初春的早上仍然阴冷，乌鸦盘旋在屋顶，仿佛在等待死亡的气息，也许，这个地方，每天真的有很多人在渴望死亡，因为看不到头的绝望，是会吞噬人心的魔鬼。

细云下意识地在左手腕上抚摸了一下，凹凸不平的一条疤痕……可是在这儿，连死也不是自己能做主的。

厕所里传来几声闷响，声音不大，却很熟悉。

八人间的牢房，床上却只躺了四个人，昨天新来了一个狱友，现在在厕所里面，正在受着教育。

细云闭上眼睛蜷了蜷身体，曾经同样的记忆扑面而来，有点冷，可是就算冷得打哆嗦了，她能抱紧的，也只是自己的身体。

因为疼她宠她的人，爸爸，颜华昭，都已经死了。

而颜华阳给她的爱，从来都只是镜中花，水中月，她却傻得想摘花捞月，所以，她掉到水里淹死也怨不得人。

被关在这里，也同样怨不得人。

她想，如果这时她要再睡一会儿，大概也是睡得着的，这种声音，习惯了，也就麻木了，就像当初她进来时一样。

“我是崔家的大小姐……我有钱……”她说。

有人嗤笑，有人站起来甩了她一个耳光。

“现在不是了。”那个长得肥头大耳，脸上还有刀痕的女人掐着她的脖子说，“现在我是你的大小姐了……”

换来她的嗤笑。

结果那天晚上熄灯以后，她刚刚睡熟，就被几个人从床上扯了起来，然后拖到厕所里，她被摁在马桶里，差点淹死。

她们让她叫那个女人大小姐、祖宗、老佛爷。

“打的就是你，千金小姐又怎么样，进来了，还以为自个儿是老佛爷呢，老佛爷也得给老娘舔脚……老子在这儿，就是如来佛主……万神朝拜……”

除了爸爸和颜华昭外，大概没有人受得了她的刁蛮任性。

颜华阳曾经警告过她，他说她的刁蛮任性有一天会遭到报应，其实给她报应的就是他，她只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，玩厌了，便可以舍弃了。

厕所里的声音微微大了些，细云裹着被子翻了个身，被教育了，就会乖了，这个地方，只有听话，才能活下去。

虽然她也不知道，活下去能干什么，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。

吃完早饭就开始工作了，监狱里的一间房被改成了工厂，她在里面踩缝纫机，听狱警说这是最近接的一个大单子，给盛天做保暖内衣……

盛天，国内生产保暖内衣的知名厂家。细云的心微微酸楚，不久以前，盛天是属于崔氏集团的，她是崔氏的大小姐。如今呢？谁能想到，她会在这个地方，给曾经的自己打工。

人生，从来都是很可笑的，不是吗？

现在，盛天已经不姓崔了，连崔氏，也已经不姓崔了，它们被冠上了颜华阳的姓……

那个男人夺走了崔家的产业。

而她，撞死了他的弟弟。

啊……细云停下来，手不小心被扎出了血，疼，或者不疼，她自己都不是很清楚，再疼的时候都经历过了，这一点痛，真的算不了什么。

中午在餐厅吃午饭，饭菜不好，且少，那个新来的狱友像曾经的她一样端着空餐盘转来转去，那模样，像个乞丐。可这个地方是监狱，没有人施舍给一个弱者。

她在细云旁边坐了下来。

细云假装没看见地继续吃饭，这个地方，同情心是没有用的，这个新来的，也得学会去拼去抢。

曾经的伪淑女，现在的真泼妇。

命运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。

“喂……你的话很少……”那人挑起话题，却偷空从她餐盘里夹了一根白菜，其实她也不想，只是她才打好的饭被人打翻在了地上。

细云在她还没有塞进嘴里的时候伸手抢了回来，她知道饥饿很可怕，可是别人饱了，饿的就只有她了。

她不是一个善良的女人，从来不是。以前的崔大小姐，现在的劳改犯，无论何时的她，从来不会与善良搭上边。

“我不说话，不代表我好欺负。”细云冷着眼警告。

那人怯怯地看着她，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。

细云轻轻抬了抬眼，把餐盘里剩下的饭分了一半给她：“不要想着去抢别人的，你抢不赢的时候，先学会怎么护着自己的那份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怯生生的两个字。

细云没说什么，不远处的大钟提示用餐时间还有十分钟结束，墙上的电视正播放着本地新闻，她听到颜氏两个字，微微怔了怔。

一张相片猝然地出现在屏幕上，她的眼睛，突地一阵疼痛，仍然是下意识地擦

眼睛，没有泪水……

他们两兄弟，长得真的很像，可是最终的结果，却千差万别。

狱警宣布用餐时间结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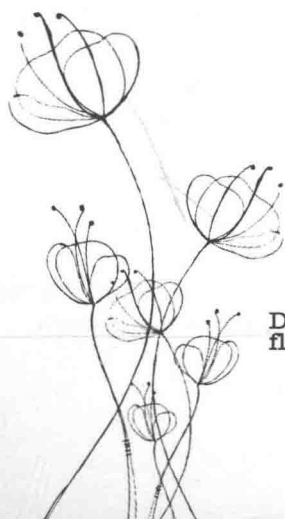
她站起来，回头再看了一眼，那个人，那个名字，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。

其实只是一个很狗血的故事，年少时她刁蛮任性又不知天高地厚。商场凶险，颜华阳逼死了她爸爸，她心心念念想着报复却落入了颜华阳的陷阱。她成了他的女人，然后认识了他的弟弟，颜华昭。颜华昭是一个温柔的男人，他爱她，默默地守候她，直到颜华阳厌弃了她决定另娶他人。颜华昭要她跟他走，可是她骨子里却没有放下仇恨，她要报复，她要在离开前撞死颜华阳，结果撞车的时候颜华昭推开了颜华阳，成了颜华阳的替死鬼。

然后她入狱。

人生很多时候充满了讽刺。爱她的人是颜华昭，可是她却撞死了他。送她入狱的人是颜华阳，可是她曾经却幻想嫁给他。

颜华阳，颜华昭，这两个名字，曾经盘桓在她的心底，可是现在念在舌尖，却是如此疼痛。



Dreaming
flowers in time.



世界是个圆圈，兜兜转转又回来了。



恨不相逢未嫁时，有的人，却是第一最好不相见。

细云还记得十八岁生日那天，天空很蓝很蓝，天上的云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又细又白。她去皇后区拿了手工定制的貂皮大衣，出门时还和招呼她的那个服务员吵了一架，那个服务员是新来的，不时盯着她看，目光有些鬼祟，她烦了，大发了一顿脾气。最后怎么样？当然是经理炒了那个服务员，她是崔家的大小姐，皇后区的VIP客户，谁敢得罪她。

爸爸的公司里很安静，似乎连上班的人也比平时少了很多，那些职员看她的眼神似乎和平时不太一样。她搭专用电梯上去，爸爸的秘书不在，那一层楼也安静得有些异常，不过她倒是高兴的。高跟鞋踩在地面上发出“噔噔”的声音，这种声音仿佛舞会上精致的乐曲，她想象着在晚上的酒会里，她翩翩起舞，高跟鞋这么来回舞动，吸引无数男人的目光，那时，她一定是最漂亮的公主，她崔细云的美貌，在宣城的上流圈子里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

推开门，很亮的光线从窗户外透进来，她拿手挡着眼睛，微眯着眼便看见——不自觉地怔了一下，确定没有看错，爸爸跪在地上，落地窗边，一个男人背对着她，手背在背后，只能看到高大挺拔的背影。

“爸爸……”她不知所措地唤。

男人抬起头，老脸上竟然眼泪颗颗，窗边的那人闻声转过身来，她还记得那天他穿着V领的蓝色浅薄毛衣，简单的样式，干净清爽，穿在他身上，却又多了几分优雅的味道，手松开自然地垂在腰侧，棱角分明，线角冷硬。

他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就是侵略和阴狠，是她傻，傻到以为凭她就可以报仇，甚至不惜出卖自己去勾引他。

飞蛾扑火一般地扑上去，爱上去，于是，毁灭，是顺理成章的结果，她没有可怨的人，也怨不得任何人。

都是她自己傻。

人傻，要付出代价，她认了，认命了，只是，何苦要连累华昭……

十八岁生日那天晚上，没有舞会，没有掌声，没有男人钦慕的目光，甚至连蛋糕也没有，空旷冷清的大客厅，惨白惨白的灯光，还有从窗户外吹进来的冷风……空气似乎变成了刀子，每一次呼吸都是生生的疼。

血液中的疼痛，心底的恐惧、绝望，是一头魔鬼。

爸爸遣散了家里的用人，那些用人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从她身边经过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对她说“生日快乐”。

“细云……”

她紧紧抱着那件手工缝制的貂皮大衣，仿佛抱着的是最后的繁华和骄傲，那些小动物被剥皮前的嘶吼，大概也像她现在这样绝望。她清楚地知道，这一切，大宅，华服，美食，尊严，很快就将不属于她了……尊贵的崔大小姐的名号，也可以被人踩在脚底践踏。

她不想舍弃。

“爸爸，他们会抢走我这件貂皮大衣吗……不要给他们，好不好……”她傻傻地看着她爸爸，纤细的手指冰凉，那上面戴着硕大的钻石戒指，惨淡的水晶灯衬得戒指格外刺眼。她给爸爸擦眼泪，每擦一下，男人便瑟缩一下，她越擦，男人的眼泪掉得越多，越擦越掉，越掉越多……从来没在她面前哭过的爸爸仿佛作了某种决定……

“爸爸，不要……”她几乎瘫倒在地，“爸爸……不要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，我要怎么办……你要我怎么办……”

“细云……”爸爸把她抱在怀里痛哭失声，“答应爸爸，你听话，乖一点，不要那么任性，不要那么刁蛮，钱省着点花，爸爸在瑞士的户头还有一些钱，你省着点，应该够你用了，皇后区那样的地方，以后不要再去了……找个好男人，改掉你刁蛮的脾气，好好活着，好好过日子……”

她拼命摇着头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：“爸爸，我们两个人用，我们两个人用……细云会乖乖的，不乱花钱，不吃好吃的东西，不穿漂亮的衣服……爸爸……你不要扔下我……”

“我可怜的女儿啊，一生孤苦，红颜薄命……”

那晚她喝的牛奶，被下了安眠药。

第二天的太阳很好，整个城市浸融在阳光的温暖中。八点，崔氏宣布破产，九点，她赶到崔氏大楼，地上那一摊鲜艳的颜色灼痛了她年少的心。

死亡，原来只是如此简单。

她还记得那天爸爸的脸被盖上白布之后，她在走廊见过那个男人一面，手工的银灰西服，钻石的袖扣，挂着笑的面容……

他是要去参加某个庆功酒会。

“崔小姐，你很漂亮……”他停在她面前，微笑着看她。他的眼睛漂亮深邃，却带着噬血的杀意：“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颜华阳。”

那一年，她十八岁，他二十六岁。

她决定用自己的美貌去报仇。却不知，有些人，是一生的劫，她的一生孤苦，那个命格，在此时已经发芽。

本质上，是她自己毁了自己，仍然刁蛮，仍然任性，仍然编织着美好的梦，与其说她是被人骗，不如说她是舍不得这繁华，这宠爱。

她是自作自受。

而这梦，一做就是六年。从十八岁认识他到二十四岁出狱，这过程，太过漫长，这清醒，代价太大。

才入狱的时候，她每次醒来都发觉自己的脸是湿的，枕头也被浸湿一大片，她不知道在梦中流了多少眼泪，有时候明明梦到十八岁之前纸醉金迷千恩万宠的场景……或许，她在梦中都知道那不是真实的了……

而现在，她却只是习惯性地擦擦眼角，内心无波无澜。

监狱的生活其实很规律，定时定点，只是没有自由，连放风的时间，也少得可怜。

细云坐在草地上，今天的阳光不错，洒在身上很温暖，她捡了一颗石子在地面上乱画着，具体画的什么看不太出来，只隐约像是一张孩子的脸，眼睛面容都挺模糊，只有嘴角很明显，微微翘着，笑得开怀的模样。

“你在画什么……”头顶一个疑惑的声音，是那个新来的狱友，她的脸上还有一些伤痕，看来这几天，她仍然过得不太好。

细云摇摇头没有说话，画的什么，她也不知道她画的是谁，她的女儿，她还没有见着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命运这么残酷，连一点希望都不留给她。

她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，连宝宝的生命都留不住，命运给她的伤害，真的太大了。她只希望她的宝宝，在天堂里，能笑得恣意开心，那个地方，没有痛苦。

十八岁以前，她一直不信命，那个白胡子老头，只是一个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，她想。可这些年过去，她却是渐渐信了。

她不想认命，却不得不信命。

“听说你还有一个星期就可以出去了……”女人的脸上满是向往，“真好，终于熬出头了……”

细云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叫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那个老人出去后却选择了自杀，细云抚着手腕上那一条狰狞的疤，出去，出去又能干什么？没有亲人，没有希望，活着，又能干什么……就在这儿待着，会不会更好？

“你的手很漂亮啊……纤细，青葱一样……”

漂亮吗？细云怔怔地盯着自己的手，华昭也说过她的手很漂亮的，华昭说，细云，你的个性真不讨人喜欢，可这双手最漂亮，最让人爱不释手。

几年前，这双手还能称得上漂亮，因为那时她的纤纤十指从未沾过阳春水。可是如今，厚厚的一层趺，青葱？早就已经不是了。

华昭，天堂的你，快乐吗？